



吉直先生文集卷之十

序

賀唐君秉原陞吏科左給事中序

西蜀唐君秉原以明經進士拜兵科給事中既而轉
吏科歷職有年矣操持行業爲時所嘉頃者科之左
職缺人吏部疏秉原履歷請補之制可同官諸君子
翕然稱宜相率舉觴以賀而屬文於予予喜秉原之
爲人可與談道義者固不以予言爲迂昔孟子曰有
言責者盡其忠忠事君之大本也有言責者今之給
事中是也國政之失得生民之利病官師之賢否悉

當言也然言有體惟求其當而已若泛泛然以應職是欺心也翹翹然以矜奮是近名也拘拘然以瑣屑是識卑也究其用心動為身謀於忠乎何有惟知體者不然一有所論求切時世之急務而心不欺求盡職分之當為而名不揚求關天下之大計而識甚遠斯為之忠者與進是以往或與邦政總臺憲任台輔而庶績以熙綱紀以振化原以敦者率由是推也崇勲邁烈超然為世俊備光明之大丈夫焉何莫非忠之所發邪秉原文學老成而忠厚之德又信於人人其必知體者乎雖然君子終日乾乾進而不已豈以

天下第一等事讓於人乎故予不須瀆告也矧方今聖天子在上虛宁求賢宵旰圖治正大君子不世之遇秉原日近清光之下盍謀其遠者大者以事事焉予以菲陋忝任輔臣時侍講席執經勸學每以古之明主納諫之盛日惓惓告焉是知今日必能容直言矣秉原勉哉

送青陽王尹序

夫君子出而為世用也為天子理庶政安庶民莫先乎公亦莫先乎仁公則明明則通是故宅公心私意不萌也協公論規聽不偏也治公事私家不營也

在公門貨利不言也當公法親戚不阿也奉公舉讎
嫌不避也天下之事一於公則何事不可理哉仁則
民安安則化行是故不暴賦不橫斂不濫刑不苦役
不任情不撓閭里不奪民時臨蒞之際一於仁則何
民之不可安哉公以理事仁以安民其見古之人載
在史冊者不是過也青陽本漢涇陽地至唐置今名
南接九華北遶大江人物稠夥而有訟不鬪租賦浩
穰而聞令必集蓋南圻之鉅邑是歲夏六月古易王
若布德自國子生得斯邑尹夫以七品之貴千室之
宰緋衣銀魚銅印墨綬一介之士一旦釋褐而處至

是亦榮哉布德家器黨黨國之賓爰是戚畹都督錢
公輩內交於憲者咸往賀之而屬言于某以爲得財
某曰本楊元秉知青陽時誰政公明無人敢干以私
胥吏縮手不敢舞文又聞唐帝仲堪亦知是邑慈祥
愷悌困民以仁不尚威嚴民用不悅夫揚以公而事
理章以仁而民悅于載之下昭昭若躡布德之履乎
遠求哉荷公以理事則青陽之士莫不曰今日後
元秉也仁以安民則青陽之民又莫不曰今日後
仲堪也然則布德其亦常其人乎其亦古人乎夫
何必嗷嗷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傳曰伐柯伐柯其則

不遠其請布德以之

致仕孫方伯壽八十詩序

幼而學壯而仕老而歸此儒者出處之所以爲正而
哲人君子之所同願也自利祿之途開而人於是或
反其所爲幼爲不學或不知面牆之羞壯不及仕乃
營營息耻以徼倖進而其老也怙寵驕奢卒以貽貪
戀之朝而不顧此後世之士所以鮮懿德而尼壽治
邪正互攻思慮交刺紛紛無所底定有以哉福山孫
公際時始而學中而仕終而老歸其始不愧所謂儒
者出處之正與公少穎敏持重不與群衆伍長知

學自六經語子孟庸學史漢以下之書無不讀而尤篤
于踐履其發而爲文浸尋乎簡古脫略乎凡近一時
長老咸高重之以爲不可及不數載乃以禮經魁鄉
薦越明年連捷進士第如拾芥時公年甫弱冠是不
可謂幼而學者與公既以名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於
是以其所素學而施之政果以能官動當道而少保
石首楊先生薦爲公守徽郡公在任前後幾二十載寬
和遇良善威信折奸吳聲之所及風振草靡而人無
不化時其稱之既而遷江右方伯河南左方伯咸
有惠澤霑及忝人甘棠之愛信可徵已嘗是時公之

功名事業流布四方朝廷嘉之士民頌之是不可謂
壯而仕者與公嘗以取者不如辭者之為得而為倦
知還又不可獨負于先達之高論自以為老矣及請
退再三浩然迴駕既而歸鄉閭臥桑梓收宗族子孫
而教育之于以頌 聖朝之德音歌太平之治化而
暇則杖履逍遙放情肆志盥清水濯涼風奄辟壑藹
衆而有之此則其老而歸歸而樂樂而忘天趣之自
然固衆人所不知而雖公所有不能以語人者然則
公之所為其足以勸後世愧冒進吝恬退而大有功
於世教者與明年公壽踰八十正月念一日其初度
其子珪以黃門出使使道東還稱觴獻壽且有日而
祝願之辭乃徧索於朝之士夫士或美其德或羨其
後大抵皆南山之壽星錄既成叙而引之余則以公之
平生始末超絕于衆人者以書其端公宗嗣大理丞
與余為舊知而珪之次日璿申午貢士曰璿中書舍
人三人者皆進士而璿則聽試儀自申科可立待登
堂之日雖兄弟有離合之異而公之心則樂已嗚呼
孫氏之盛如此哉

賀新安汪翁求壽壽丸

國家承平日久天地之氣和蒼生席于仁壽

之域而黃髮兒齒者履履滿山水不踐塵途者凡
十之八古謂山人多壽故遊迹南山而頽眉皓白歎
水菊潭而壽至五百齡亦以鍾山水之秀然也况萃時
和之氣而棲蓬勝景者得無與商山菊潭之比者與
新安山水名天下風氣淳龐潛川又新安勝絕地而
汪翁亦奇居之翁生于洪武乙丑當天下一統文運
大亨貞元之氣已合蒼生眉壽其在是乎翁早歲遊
江湖經陝晉游齊魯歷吳越足跡殆徧天下家產倍
于疇昔而晦跡故鄉天下事一不嬰懷山顛水涯無
日不往往輒醉歸陶陶然醲郁於清和之氣所以開

胸襟而助精神者不可爲數是以眉壽九袞鶴髮照
人人見之者訝爲神仙明年七月望後一日寔其初
度辰也禮部司務方君良弼預謀南山之祝以爲翁
壽屬予言之予高翁壽而未面者乃叩良弼曰翁果
何爲者邪曰善人也義人也年高而益謙財豐而能
散邦人無不敬愛者予瞿然曰翁之壽其在茲邪抑
未可涯涘也庶幾予猶見之禮九十者天子欲有問
焉則就其室今 天子養老尊賢惟恐不及期願之
老往往親接于闕廷翁雖遐方安知他日不應蒲輪
之召邪予謹書此庶相見之有期也

贈梁參政序

領百十有四之郡邑巨藩也參一面之政大事也身
躋三品之職大官也大事也巨藩也大官也一旦而
萃厥躬非實有以過人者焉能至是哉乃成化癸巳
冬陝藩參佐適缺其員上謂吏部若曰邇年關陝災
害荐臻加以師旅民不勝弊若其慎選才賢往參司
事毋忽爰是尚書尹公承命唯謹乃博詢於公鄉
大夫得一人焉兵科都給事中梁君廷美是已廷美
崢嶸人自進士給事是科以晉今職逸衆之才離倫之
行聲聞于人也久矣其於時政得失屢有達明于

謂其有古言官之風然其參是藩也良非幸致六科
諸君子咸宜之肆要言以贈夫國朝之設布政司
即古所謂方伯連帥之任以統領群牧之政者也其
長爲使其次爲參政參議一方之休戚攸係故其擇
賢而用之皆吾君相所自選任且至重而不輕也彼
陝藩爲郡八爲州十又六爲邑九十自古百二山河
誠非他處可擬四三年來稼穡不秋水旱並作胡虜
侵犯元元之荼毒萬狀有不忍言廷美之往宜不緩
而速推其素所以過人者而施之某利所當興也某
害所當除也某賢所當進也某不肖所當退也某策

可以禦侮其政可以蘇困舉其功於時者而然之於
長同寅叶恭而行之吾未見其有不咸者仲由曰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
勇且知方也迂美之賢才不玷於聖門而其所值真
有如由之所論茲豈可舍由之賢而不希之也哉吾
今試以迂美之行卜之也迂美果能爾將官不止於
參政之大而又有大乎此者事不止於一面而被于
天下矣六科諸君子之所望顧不在此乎

都門別意圖詩序

有一言而可以盡夫天之道乎曰始終而已有一言

而可以盡入之道乎亦曰始終而已不始其始鮮終
其終不終其終徒始其始終終始斯謂之全春生
矣夏長矣天之道始也秋斂矣冬藏矣亦天之道終
也使天而不始則不春不夏萬物曷由而生長使天
而不終則不秋不冬萬物曷由而收藏必春而夏夏
而秋秋而冬四時代序以成歲功所以天之道始終
而已矣人與天未嘗不相似弱齒之際修于家育于
學以立其辭以廣其業由是而效用于時始也服職
於內內之職以修服職于外外之職克舉功成矣名
遂矣歲月云邁老之將至則退休于家終也使壯而

不仕則無始夫孰與乎治斯世使老而不休則無終
困祿位而留害至矣必始終進退而不苟庶幾爲合
所以人之道始終而已矣執天之道以盡人之道蓋
如此徂歲冬少司寇泰和曾公時昇以年踰下壽功
切爲懸車之圖六曹九寺卿佐咸勉留之不可肆抗
章以聞上憫其誠特俞所請史館劉子聞之曰於
乎高哉今夫天下之士居則願大厦衣則願文繡食
則願膏粱官則願極品勢則願烜赫富貴則願長久
於是面順而心逆言似而行違患得患失就利避害
肯棄三品之榮一旦而去之哉公之高不可及矣公

始以進士主刑部事即不阿不撓蓋有初也自正郎
出參大藩歷左右布政復入佐秋臺未衰而退蓋有
終也矧賢能之譽清白之操歷官四十餘年終始如
一日非執天道以盡人道能如是乎傳曰功成名遂
而身退天之道也公其以之敦恬退而勵貪濁公其
有功於世教也大矣千載之下增光簡冊其有功於
吾皇明也遠矣春和冰泮命舟南首大司寇王先生
不忍一朝之別俾能繪者爲圖能鳴者爲詩蓋韓子
侈大二疏之心也公之合美於是乎其果不可及也

慶賀菴先生壽七十詩序

或謂劉子曰世率謂人不可必得者壽而致壽有道乎劉子曰有君子質而已矣質而壽者何厚重不遷于物是也彼巧言以飾躬非質也令色以悅人非質也汨汨於繁文非質也躬乎文繡非質也目乎綵色非質也耳乎淫聲非質也口乎甘脆非質也心乎貨利非質也耀乎輿馬非質也悅乎便嬖非質也凡從事于外者皆非質惟處己厚重不遷乃爲質厚重則一出入一動一止罔不本於德不遷於物則所以盡其心志耗其精神哉吾之壽者皆不爲矣亞平質而弗壽者半質菴徐姓字寧名系出越郡蕭山之衣

冠族由上世以來代有顯者大父仁富嘗與伯溫劉先生遊父原善嘗與南京魏先生遊流風餘韻嘉言善行錚錚後人之耳目間傳至鼎寧則惟事乎耕讀不尚表襮一以古人自處故時人目之曰質菴先生隱蕭山之間慵與物接弗求聞達有勸之仕者不應有招之遊者則曰唯唯有援之輸粟補官者則曰吾自有樂地胡爲乎是每出則鄉後生輩指而後從曰此質菴先生也所居有勤樂堂堂中惟貯圖史有城南書屋屋中惟貯琴棋有水東別業業性農具而已跡其所爲舉不外乎質是歲癸巳壽躋七袞六月晦

日其初度之辰其子洪遠違膝下不勝戲綵之思謁
都下之名公才大夫求言伸後天之祝俾劉子文諸
首詩不云乎如日之方升如川之方至如南山之盛
如松柏之茂諸詩之形容盡之矣俾爾昌而熾俾爾
壽而富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則斯文所以頌禱
之者庸有既乎人所不能必得於天先生獨得之者
有由然邪自是踰七十而百而千而萬誠不可以數
計之矣洪端重不妄克肖質菴播顯揚之令聞迺褒
寵于方來蓋將有日矣庸書以俟

贈翰林侍講陳先生之南京序

祝融持衡炎令四赫爍石流金顧我無所一雨驟至
則塗潦如河而時息蔭大厦苦尚不勝先生何欲南
之果也曰吾意固不辭苦也意者金陵自書佳麗有
鍾阜長江之山水閱江涵虛之樓閣鳳凰之臺白鷺
之洲叢芳勝跡不一而足可以登眺可以采汲可以
倒壺觴可以追逐雲月盡人間之樂固莫尚於斯先
生之欲南也其意寧在是乎曰吾意固不耽樂也今
夫聖天子在上六經畢會於心萬理俱窮其極大
啓經帷無間寒暑先生入講敷析二帝三王治天下
之大經大法皇帝王伯之分與夫治亂得失天心悅

懼錫賚駢繁士而際此亦云榮矣彼或宵人附勢欲
進而弗能者尚夥胡爲乎先生欲舍此而之南也曰
吾意固不圖榮也天順丁丑先生以第一甲第三名
入翰林爲編修纂修 英廟實錄成進侍講人皆曰
先生以修正之士逸衆之才又加之以學問飾之以
詞章且當 朝逢求賢若渴之時靖之少頃則六曹
九卿必據左矣夫何欲南之速也曰吾意固不求貴
也誓不辭也樂不勉也榮不圖也貴不求也然則先
生之斯行其意安在曰吾家有老母八十又二定省
曠而音問踈亦已久矣吾吳興至北京四千餘里吾

毋聞吾欲迎養于北京則語人曰聞之燕趙如登天
數處頗不悅今五攝職于南京道里甚適如此具車
迎養吾母庶幾其一來乎吾報國之日長而報親之
日短所以斷斷乎南行弗疑者此也某聞其言而壯
之曰孝哉其人乎今人得利而忘親得祿而忘親選
違是也安有心乎親而不以苦樂榮貴易其志者邪
孝哉其人乎孝者中之本今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
苟能以先生之道聞于上則自南而轉之北以據六
曹九寺之左席其如視諸宰於是館閣先生咸作詩
以美之俾某序之

贈翰林修撰羅先生序

或問曰今世衆人之命儒宜莫先翰林然儒於翰林者多迂而罔克集事何也某曰不然子吠聲者也吠其凡而失其真且方今甲科號稱得人士之躋甲科者皆自鄉薦而來與南宮之選進對天子之庭及第三人獲入翰林其次則精選諸進士十餘人入翰林讀書爲庶吉士士之得官翰林唯此二途士之至粹選之至精者也孰謂其入迂而弗克集事而不迂集事者又何如人哉某叨祿翰林今二十年前後同蔡相處何嘗百輩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尚法古入

平視當世膏澤吾民堯舜吾君其植志之高有如此者爵祿不可誘也貨利不可餌也權要不可屈也富貴不可淫也炎涼不可移也臨難不可變也其守身之嚴有如此者天下之書無所不讀天下之理無所不究焉詩若文必韓柳必李杜秉史筆必春秋必綱目上以藻飾太平之盛下以模寫一時之事一言一字無不可觀其立言之妙有如此者內則文淵閣外則六部九寺或藩臬多翰林之人正佐其官程功積事鉅者舉其遠者大者卑者舉其近者小者其修政之勤有如此者某未見其迂而弗克集事也間出一

二則物之不齊從昔皆然豈可槩而迂之哉夫嘉禾
千頃必有稂莠喬木千林必有曲榦豈以曲榦而曲
榦其喬木稂莠而稂莠其嘉禾迂其不迂不迂其迂
吹聲之人可謂厚誣也已泰和羅仲明先生以天順
己卯領鄉薦而來至甲申遂擢南宮迂試賜進士第
三人入翰林爲編修以纂修國史之勞進修撰植志
之高守身之嚴立言之妙俱如某前所云使其畀之
以鉅位則修政之勤不可遏已某恐吹聲者又將曰
儒於翰林者迂而弗克集事肆於友人蕭黃門之索
言乃爲書此

贈通州學正柯邦紀序

莆田柯君邦紀自胄子出典揚之通州學詞林諸君
子咸作詩以侑祖而以卜氏之任屬於予夫邦紀者
今學士孟時之弟某也始其來京時予造拜之見其
侍孟時左右坦夷和平仰弗僞言于度頌弗僭于禮粹
然其質之良也溫然其義之恭也確然其言之精也
與之道古今山川地里人物如鑑之照物水之赴壑
丸之走坡臺臺而不滯也予心識之以爲孟時固今
世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而邦紀亦遠且大之器也居
無何天下以學官闕告于吏部邦紀言于孟時曰愚

聞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委夫君子不以名位爲
光寵小人或以窮達爲忻戚今夫大名大位固人之
所願也然有命存焉不可以非義致學官今之所厭
愚之所重也得儒衣儒冠坐於黜堂之上以成其賢
才以爲治天下之本官雖卑於鎮亦足於造物者亦
不見嗷請往試之乃詣天曹之署群諸生而角之文
居優等肆得今官嗟夫今之士大夫之憑藉兄弟之
聲勢夤緣以獲通顯富貴者有矣其去邦紀豈直燕
越哉宜乎詞林諸君子長篇短章以美之而次矣儼予
言之諄諄也夫學正一郡之師師之所教者其書易

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道而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之言也其用則
舉而措之陶冶生人歸諸其極而已彼弟子之質美
者善誘之使之自立在愚不肖則砥訂之使之自反
而人才其有不成乎師之道如此而已古之大學所
以教人者此也孟時以狀元學士見重於今世士大
夫者此也邦紀奚俟乎他求哉雖然予聞求諸古不
若求諸今求諸遠不若求諸近孟時閱書之精明道
之篤致用之周邦紀自少成長自朝至暮皆及見之
皆所素講而體之於身者此行予知其必有合矣將

見通郡士子沐時雨之化坐春風之和有成有造彬
彬然出爲國用則近不愧於孟時遠不讓於古之爲
人師者矣兄弟立朝花萼聯輝之嘆必於今見之邦
紀哉翰林諸君子曰先生命邦紀近法其兄孟時之
言其亦有所本乎余曰有之本於詩詩曰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

贈大興尹湯君宗遠序

今內外諸司之難理者無踰于京邑何也彼版圖生
齒之繁租庸貢篋之夥有剽煩之才者可理也人情
變幻之累獄豳不平之辭有折獄之才者可理也權

宦勢要之脅小人詐護之撓有應變之才者可理也
風氣習俗之偏啼飢號寒之苦有裕民之才者可理
也環天下邑而有此則列于上號于下曰難治矧京
邑而爲難者皆萃乎余官京師二十年見尹于是邑
者非不才也然安於始者必危於終出于此者必入
于彼支持彌縫竟日不暇笑談之間戈矛存焉堂奧
之中虎豹在焉出入之頃陷阱匿焉暗是而不能綏
厥位者十常八九余未嘗不澄心靜慮以爲尹京邑
者雖有剽煩折獄之才應變裕民之能而始終以懼
心爲之其殆庶幾乎今年古吳湯君宗遠自太學生

來蒞是邑余聞之甚喜且懼喜其官居黻黻之下得
以施其才懼其有前數者之難恐以沮其治余固不
能不爾也或曰子之所喜懼固厚矣譬於地之於車
莫仁於羊腸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
腸瞿塘之險者豈敢心輕躁以自恣乎而尹人興者
固亦如之天下之邑天下之康衢溪澗也居康衢溪
澗之易者豈能不玩愒而自肆乎而天下之邑者或
亦如之居羊腸瞿塘之險則能全居康衢溪澗之易
則必覆生於憂患死於宴安或人之言嚴理明甚宗

遠思京邑之所以難鑒前人之所以失而始終以懼
心爲之則職舉矣斯職既舉彼內外諸司不足爲也
雖守一郡一藩佐一部一寺不啻枕移而舟行輪運
而車轉不勞而理矣余知宗遠之居斯邑蓋將玉成
於遠且大也宗遠子文翰林陳先生姻戚家也先生
子所厚者沂先生之厚而及宗遠烏乎不叩其兩端
而竭焉宗遠其無感乎言之過乎規

孟太守挽詩序

君歿後十五年其子晟萃諸公所爲哀什謁予曰先
君之平生於是乎見也於乎某猶憶十二三時君實

知吾郡撫其背而訓之曰是子可教乃遣是歲與其從
今古水覺菴劉先生學是故旣聞君之實行感念疇
昔人事變遷又二十六年是雖不索尚欲有言况是
索之速乎而某又誰辭乎君諱迪字公輔代爲太原
著姓其先實鄒國亞聖公之後自曾大父以來皆不
仕君生質幹修偉器識弘遠博學能文弱冠卽有聲
縉紳間永樂戊子舉於鄉業於曹監筮仕初同知蘇
州府展采錯事大有過人時逋逃之民所負公稅甚
多破產業鬻妻子償之猶未足君枕章極言其故詔
止之小民賴以全者甚衆吳民若小若大皆大畏服

未幾以丁內艱歸服闋轉嘉興君至初適有水患民
用流離就食他境君親巡行境內多方招徠卒致復
業土豪平康者聚衆山林間擾害良善大肆兇殘鄰
邑有司罔知所措君卽抗章以聞 上命御史金廉
等往勦捕之元惡授首民用康濟正統改元吏部奏
九載滿擢知青州府令行禁止布德施惠先是有擾
化而蠹治者皆爲之屏迹先是有貧困而不能自存
者皆爲之植立每早蓋一出吏民遮道再拜舉手加
額曰我仁父母也某猶及見之其秩滿當代民無老
稚數千人伏闕借寇而君歸志已浩然矣白於執政

者懇乞休致遂得歸其鄉里日與故老相娛樂無復他慮又數年始物故嗚呼惜哉今諸公哀挽之什或道其人或詠其行儼然如親見之可謂難得矣彼世乏才大夫抱有爲之志抑焉窮焉不得一施其所畜是故可恨若君者隨其所寓蠲民徭濟水患除黨惡惠窮民有膏澤以及其人可謂無遺憾矣况諸公哀挽之什亦足壽君於不朽哉某故序其所親聞見者如此

壽慕竹先生八十序

歲之小春前二日慕竹先生辰典肆筵于錦里三族

右戚四方勝友俱未至不結綵不吹竹不擊絲豆間惟植一修竹而已先生烏帽錦衣雪鬢童顏據中而坐曰茲晨吾八十始懸弧之旦也吾處世八十載夕寓壽鄉乃若珠玉錦綺珍禽異卉可喜可玩可愕者見而厭之惟於此君焉是宜是故環吾居四旁有竹萬竿視其節凜然不屈則慕夫剛視其形癯然以修則慕夫清視其心洞然無隱則慕夫忠視其處相依以材則慕夫義其他比德者尚多吾心慕之惓惓因自號曰慕竹昔富偉者嘗賦竹以壽人吾今取吾所目擊者以自壽庶乎無忘久要遂擊節歌曰勁吾節

兮虛吾心挹夷齊兮清吾襟霜不蠹兮雪不侵招鳳
雖兮長龍孫時階下有儒兩生拱而立一曰綠野公
一曰進賢令前後捧壽觴而晉既三行後老萊子例
被五彩斑斕之衣舞于庭上且舞且祝曰願吾親兮
壽南山願吾祖兮摩銅狄膺多福兮等國陵身康強
兮如盤石爰是祖孫父子高歌拜舞於庭之上不知
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易此也忽聞門外輪蹄之
聲雜還出而迓之乃向所謂三族右戚四方勝友者
偕至入而長揖於先生見其祖孫父子俱霑酒相與
嘆曰若錦里之人其醉鄉之徒歟壽鄉之徒歟樂哉

袖中各出所有且致後天之頌曰松江之濱生此偉
人積善能聞貴子賢孫白首八旬荷天之恩鳳勅龍
文衣錦腰銀老壽精神百福來臻百福來臻百歲千
春頌未既有笑於列者吾徒胡為乎諄諄也請立言
以求之庶見先生延齡之自二子孝終之誼僉曰宜
肆具顛末以聞於太史氏劉子劉子曰是舉也不徒
三槐善慶有足徵者至於我國家百年仁化旁洽
於九有亦足徵焉不可不序于縑以傳慕竹先生姓
某名璘字克溫封大理寺副其父也綠野公名祐字
宗吉廣東提刑僉事致仕其子也進賢令名屏字維

屏由進士令進賢其孫也

唐直菴先生壽七十詩序

南陽有某先生者以直名于泌水之上居家理居鄉
黨信且義讀書務通其大指督僮奴力穡事有薦之
者辭不應人有窶者難者不俟其求急濟而拯之如
已事人有爭訟弗直于郡邑之庭者必之直菴直焉
先生開誠論道凡甲可乙否此是彼非一一為剖析
之不少假貸而人得其論曲者亦愧服而去或曰春
秋謂武子直言必不免於難又曰子好直免於難然
直言人之曲直直者得矣曲者能無為賈禍之階乎

先生曰不然人之生理本直吾性然也顧欲罔而生
乎吾弗能已不為變爰是才士大夫皆以直名之先
生亦自為號今歲重陽值先生七袞初度之辰一時
朝紳咸詩以慶祝先生之子某嘗為余言初先生受
翰林之封 命下則此日其高曾大父之生亦此日
諸福具二喜拜是豈偶然之故哉司造化者固將有
以報其直也夫直之為義大笑哉昔宣父謂史魚如
天直臣也父子相隱直子也弗友便佞直友也直道
而行直民也一微生之乞醯即有孰謂之譏然則先
生之直符吾夫子之訓於千載之上乎宜乎醜顏鶴

髮烏帽銀腰優游於平康之世號稱爲正直之民況
其侍講經帷編述史館無忝古直筆茲方向用未
已而顯揚可遠且大者朝廷酬先生之直在是矣
先生時古希而中壽而上壽而千萬壽吾安知天不
有以酬先生直於方來乎傳曰以德報德余敢竊其
言曰以直報直庸以此言首于珠玉俾天下後世知
我明之有直躬者

古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序

會試錄序

皇上嗣太平之曆于茲五載乃春二月禮部尚書臣
夔侍郎臣安以是歲開科天下之士畢會于京師負
挾其藝文以伺考試預疏以聞於是上命臣某臣
吉往柄取舍而分考則臣朝宗臣永通臣健臣東陽
臣岳臣鐸臣敏政臣經臣序臣璿臣順臣演監試則
臣棻臣斐諸凡預事者咸秉其人以充臣某等既受
命即詣至公堂胥訓生胥戒飭以爲國家之盛事

在茲億萬載太平之基在茲茲而弗謹非夫也乃從事于披目視靡頃刻或違文卷凡二千三百有奇慎選其優者二百五十人臣某非敢專運宸斷也臣某竊惟天下之生才不一有小才焉有大才焉才須學斯充故有小學有大學焉學須試斯知故有小試有大試焉試其可斯用故有小用有大用焉夫論才者豈不曰一善一藝一事一言而人未必無可取此其小也大其道宏其德深其謀猷周其知能廣其施設此其大也才有小大不一本乎天也古者士於幼穉之時先入小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

數數者莫不習而行之及其既長窮理正心修己治人顯治大學之道以藝文為末技學有小大不一存乎人也藝文雖末乃其外見者是故歷代選舉據此以別士之優劣定取舍焉且士自里選升于邑若郡一邑一郡士也邑若郡選其優者升于藩一方士也藩伯聘儒官選其優者升于禮部禮部請詞臣選其優者貢于大廷策其三等賜名曰進士天下士也夫小而與一方之士借試大而與天下之士借試試有小大不一選士之法也試其可而後官之始而官諸下執事之列限以識務以觀其能稱與否稱而後大

之大其用以輔理承化康保生民用有小大不一官
人之法也夫方今官人之法雖非一途而特重進士
之科今爾二百五十人既捷于會試矣廷策以賜進
士不日有也尚自小用以馴致乎大用以推其大學
以展其大才以無負於所謂天下士以基我國家
億萬載太平之盛是科之光也最勗哉小固不如是也
會試畢爰以諸凡預試事者及士之姓名與文之優
者輯爲錄且某敬序諸簡首用告于 上焉

贈李溫州序

天下無不可治之民無不可化之俗無不可爲之事

顧人自不爲耳乃若古之郡守以循吏稱者厥績布
在方冊自後世視之如祥瑞自以爲不可企及敬之
如神明自以爲不可儕輩然覽其政跡歷歷皆目前
事人人皆可爲之處處皆可施之非離倫出世者所
爲亦非挾山超海者之異嗟乎此今人所以不如古
人而祥瑞而神明之也時望承累葉道德之傳負恒
久彌固之行浸潤以能經動搖以文采自進士主地
官事晉昌外郎清慎公恕既三載朝廷賜勅旌其賢
今大司徒楊公嘗謂予曰吾屬官雖衆盛如宗達豈
多得邪茲其出守溫州使勉而進之於古循吏不難

到也夫溫郡為東南巨都會控山帶海利兼水陸寔
晉王羲之謝靈運遊宦之所宋王忠文公所產之鄉
前哲雖往流風尚存其民易治其俗易化又增之以
時望之高此予所以有循吏之期也循吏者奉法循
理不尚威嚴而民自化戰國五人西漢六人東漢十
二人唐十人宋不下二十人我明大誥所載十三人
然此皆人也所為皆人事也以人而行人事人自不
肯耳公以行之勤以副之吾何古今後先之間焉時
望最哉俾天下後世目之為祥瑞為神明而彤管循
吏之善不之其為吾道之光也大矣乃若晉秩增祿

非吾徒所豫計者茲不及也

贈醫士黃先生序

壬午秋內翰邢先生奉命典考應天府鄉闈既勤
既慎事用就緒比還遂得疾先生進一二醫流治之
某曰用某藥某曰用某藥皆未獲取效予時一再視
之雖不知醫亦謂治之之法未善也適遣祀山陵道
過先生所言別見其目下黑氣可掬呻吟之聲不絕
幾至墮淚往返凡二旬如負重負于背者曰雖不言
心實危之祀事既畢急往問之入其門臧獲忻忻如
也造其室和氣煦煦如也及與先生言聞聞如也貌

裕裕如也。食飲起居不異平時。反慰予不任跋涉之苦。予叩其始末。先生曰：微維揚黃君楚祥予其殆哉！始楚祥來治疾。違衆醫言曰：是勞苦之役于心。冷氣之襲于外。肆致此疾。况今脉絃且緊急。宜散之。樂一進而病勢不復增。再進而病勢漸踈。又進而沉痾去體矣。微楚祥予其殆哉！予自今日以迄于沒齒皆楚祥之賜。翌日謀所以禮酬之者。偕修撰陳緝熙編修江東之既予四人者。謝先生再拜奉金爲壽。楚祥笑而置之曰：是惡不相知也。吾豈時醫造病者家。引病者手輕而重之。緩而急之。以嗜利者之倫也。予稍以

文自將焉。用此爲得片言以惠足矣。先生曰：諾。居無何以憂。上不得文。乃俾予代言。以予數口之家。客京師者幾二十年。恃楚祥而疾不能爲患。言其可辭。夫古今之稱醫師者。辨脉用藥二者而已矣。炎帝博物明理。而有本草之經。黃帝爲民立命。而有靈素之論。元聖論湯液以齊量。五氣五味之配合。周公叙官職以參酌九藏九竅之動變。武王之養疾。嘗審其力之所能。勝素王之慎疾。不嘗其心之所未達。此六聖人者。知脉之不可辨也。樂之不可苟用也。汲汲焉爲著爲言。論以啓迪乎世之人。今世之人所傳者。雖或有

後賢之附會要之其原皆出於前古生知之聖人楚
祥多讀前聖之書而深究其義其於脈也毫分縷析
祭之極其精其用樂也隨其機之施之極其當樂稍
不良輒走市肆不惜重價購之斬以愈人之疾人之
疾或未愈即至懇惻如已之疾必底于瘳而后已是
以流聲於天朝馳譽於大儒君子之門豈無所自邪
楚祥視利輕於鴻毛在衆人尚不取而况於先生先
生無德不酬而况能延已之命者矣夫肯已是則先
生之酬德楚祥之却金皆義也皆可書也予樂道而
大書特書之也孰云弗可

贈揚知縣序

癸未春吏部簡瑞安楊君元霽知壽光疏入 制可
爰是壽光劉子急往拜之退而欣欣然若有喜色既
而戚戚焉若有憂色一欣一戚非得已也素有所感
也劉子客京師二十年前此邑有令丞未嘗不進拜
之亦未嘗不退而歛戚之目其貌耳其言若可有為
者固欣矣然其抵任未久總于貨蠹于政以瘵厥官
則戚亦隨之欣非私欣欣有以福乎民也戚非私戚
戚有以毒乎民也然則欣戚者豈劉子之得已哉既
而會諸吳淞之士某某素知元霽者舉相謂曰若邑

得嘉士蓋當福乎吾父母之邦者今茲東矣施實德
于黎庶油豐澤於海陬信不誣也劉子聞之失喜欲
狂而前之所謂戚者釋然莫敢戲陰之極者陽所復
否之極者泰必至往往官於壽光者率以罪黜上司
者曰是邑素難治殊不知官斯土者不能自振而吾
民何辜箕子東而三韓化常衮南而閩俗更彼地非
善地也而民之從化也尚捷韓子驅鯉魚於潮柳子
宥蝮蛇於永彼民非蛇魚也而誠之所感也尤易吾
知壽光之民其自時而有瘳乎人才其興乎風俗其
淳乎獄犴其簡乎逋逃其復乎田野其闢乎盜賊其

息乎龍黃卓魯之政其復見於今日乎不能不於元
霽之行望之也元霽齊於黃門烏府六曹九寺之職無
所不可而僅得百里之地夫屈于此者必伸于彼也
小於今者必侈於後也乃若世之達官貴人勢位赫
赫倏云沒焉而糞土之不若彼爲循吏者生而民父
母之歿而民蒸嘗之雖千載猶一自由是較之其果
孰優而孰劣邪元靈灼此也審矣和氣徐來韶華似
繪稽勳劉其工科黃某鴻臚張某暨劉子四人者皆
出崇文門外設祖於大通橋之側酒半稽勳君促劉
子效騷人之辭以侑其行辭曰日吉兮辰良車馬兮

蹌蹌左右兮琴鶴携持兮錦囊疾出兮東郭折柳兮
橋梁步申申兮容與蹇予懷兮徬徨冀美人兮暫止
陳時事兮不臧夫不屑於憲府顧乃枉於壽光試牛
刀兮餘地屈逸足兮羊腸一下車兮分茅黃心歷暮月
兮布紀綱必周年兮蘇衆庶信三載兮稱循良孰云
前賢之不可企兮允齋馳而同步摻彼管彤兮昭我
美流斯聲實兮達吾皇促麻制兮東下莫弭節兮
徜徉或指遜兮粉署或密勿兮巖廊美人兮美人其
慎之擬聯冠而倚玉矣予之所望

東魯許先生文集序

君子之於言也無所苟而已矣所以不苟者聖賢之
心賴之以傳也事為之變賴之以制也性情之正賴
之以發也然則君子之於言豈苟焉者哉自非實有
所得於內惡乎言其自弱齡即聞家君道先生且曰
聖明宅天下百許年以古文鳴者四方之儒知未能
悉至於吾藩繹先生一人而已維時恒以不得見為
恨及取科第來京師始得拜於館下然自視後生小
子不敢出寸見以請益退而雖喜於中尚未悉也繼
是而聞京師之人無不仰高於先生者凡官觀府署達
官巨族之家屏障之間揭先生之言殆徧焉一時名

能文者總總焉自伏所有以避其鋒而人之求之者
函金東帛路謁門趨得其言者不啻南金趙璧某於
是有以得先生之大略矣既入翰林自念菲才不足
以官論思之地不復自慚累累跡其門以求其所未
見先生顧其誠出其文一帙視之曰誦此當自知也
某得而誦之有原其理者疏時故者記其實者說其
意者序其事者銘人之先德者表人之大功者題於
前者跋於後者諸體俱備然誦不能句句不能字浩
瀚弘博汪洋廣闊如水之行地匯而爲湖海流而爲
江河澗溪潄而爲池沼隨其小大而出之不可窮先

生何以能若是哉蓋其見道篤而擇理精本之以五
經四書之學充之以諸子百家之言不言則已言則
悉歸於正一無所苟皆可以傳聖賢之心明萬物之
理著典章之懿制事爲之變發性情之正是豈俗儒
剽陳襲故草草者可比也夫所以爲 聖明輔翼斯
文者獨不在茲乎作東魯先生文集序

河南總志序

男子生而有志於四方天下事皆吾分內事胸中無
四海九州與夫古今上下千萬載事而欲俯仰於天
地間以男子稱非夫也是故古之達人 大觀所以未

嘗不汲汲圖志要矣哉九丘散矣夏禹貢周職方漢
以下史皆有志其間所載地理郡國貢賦學校天文
律曆禮樂兵刑藝文選舉山川風土景物名數沿革
之制以至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屬畢備
焉人得而覽之不必聚米窮轍步極荒遐而億萬里
覆載之間了然於胸中無遺圖志之不可無也如此
夫今河南爲古豫州地豫在九州以中天下聞其爲
地可知已郡七州九縣百一而都布按三司是總治
焉舊有志以紀之然漫而無統散而未合不可以考
閱而况三司暨諸王府所在沿革封置之類又不可

漏條之一郡好古之人能無病乎於時左方伯孫公
伯大以其事白諸巡撫副都憲李公某乃屬提學憲
副劉君昌會群書挈體要縷折條貫覈較異同損之
益之纂而一之以成全書以便觀閱會昌以滿去未
克就乃復以所纂初藁授之憲副胡君謚俾續完之
未幾伯大亦遷副都憲撫巡大同而李公又以地官
少司徒召赴京時僉都憲秦公彙集適代之然亦雜稱
茲舉務底于成錄未終秦又移宣府而伯大以西北
邊功陞今右都憲復至河南嗚呼一舉之間尚未就
而人事之變有如此於是復以其所未終者授之提

學僉事吳君伯通俾繕錄成編且校正焉總七郡之志合而爲一十有一卷名曰河南總志其事詳其例精博而不繁約而不踈舉中州之地而措之乎指掌之間信乎其爲佳製作書成或者曰大明一統志當囊括九有羅網萬方亦既廣傳於世矣河南總志雖不修可也是不然夫里有志總于邑邑有志總于郡郡有志而藩司又總焉然後可以統宗會元而爲天下之總志况一統志修于天順中今又餘二十年志于昔者不能舉諸今而志乎大者或以略諸細然則茲志之有成豈特專事乎紀載而充益乎見聞又將以

俟夫中秘之擇爲他日史纂計庶史臣無憾焉夫誰曰不可伯大通才博學錯綜今古三代以下之書無不讀而乃脫略乎素牘探究乎圖志而開啓乎後來非有道之君子而胸中貯有方域者疇克爾邪

贈王都憲序

夏五月太保王公言今天下事御史爲之者十八九計其數不下百員間有憤歎事者禍其身講其官違違而是懲之道嚴矣百人中如其某者幾四人可寄以重任厥今未嘗其秩是勸之典未行焉夫人居治天下勸懲二者攸係非細末復天之曰惟茲四人之

舉協于奎公臣敢毫髮私甘就重辟上覽奏若曰越
之言然爰是廣平王克深四人之一也遂得南臺僉
都御史無何甘肅守臣言撫巡之人上下廷臣議其
可者吏部尹公兵部余公胥曰可寄西陲重任者無
踰克深乃舉以後上即勅克深往蒞其地且有才堪
委托之衷噫未某月間克深自北而南南而西惟所
用之于茲可以灼用之公也某始謂大保其今之
公叔文子舉其屬爲寮既而尹余二公不謀而同不
謀而同者言也言之同者心也衆心既同非公而何
故薦紳無異議夫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雖歷千百

人皆取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雖歷千百世
皆取以爲直衡繩物也人皆取則者以其公公耳克
深能以公譽而來公薦此所以當重任無疑也昔漢
辛武賢嘗守酒泉陳破羗之策獲重書之拜晉司馬
望持節督涼州威化明肅唐李太亮安撫西北行虛
惠實利之謀克深於是三公其貴同其地同能以三
公所行者行之是亦三公而已矣夫能追躡於古三
公則於今三公之公舉庶幾無愧龍圖長城之誼將
不曰復西而東也肆迓其至

贈李德馨陞江西副使序

法原于一而散於萬殊一者仁義是也萬殊人情是也法而不本於仁義則失忠厚惻怛之心而涉於慘刻必濫及無辜人將何所措手足乎古之聖王謀三
公詢九寺咨羣吏訊萬人蓋欲盡吾此心必不得已
焉而致于法彼自絕于仁義故也人生多欲而趨亂
使人情而不齊之以法則賢者操足者馳勇者併怯
者之食智者兼愚者之役泯泯然莫知其極必相
率而為禽獸之歸是故不得不齊之以法而法必原
于仁義傳曰法者天下之平也其是之謂乎我祖
宗設官定制斟酌唐虞三代之法之意著為律令內

設刑部都察院外設按察司以司天下之法百餘年
來朝廷恃此法以為治天下恃此法以安教化行風
俗美紀綱正人倫明際天極地靡敢為亂者以有法
為之維持也法立于上固一定而不移法行於下者
久而不能無弊也德馨居是官且以察為名夫豈無
謂彼有司之貪墨當察也吏胥之毒弊當察也吾民
之飢寒當察也奸猾之豪橫當察也盜賊之充斥當
察也案牘之未清當察也流逋之未復當察也暴斂
之未息當察也凡此人情萬變不一德馨察之審而
舉行之不以喜而寬不以忿而猛不以勢而屈不以

貨而弛不以故而出不以讎而入不以苛爲德不以
刻爲能一以大公至正存心而寓夫忠厚惻怛之意
此非所謂仁義而何哉古聖王暨我祖宗立法之
意盡在是矣若曰江西之民俗未健訟而容心於其
間則非吾所謂仁義之說者又豈得爲祥刑乎德馨
佩仁服義吾之鄉人也素明于刑於其往也故與之
論法

都門別意詩序

始終進退而無愧君子處身之道盡矣具斯德也負
斯才也博斯學也獨善其身而不仕不可也位既崇

矣道既行矣年既邁矣罔祿固寵而不退亦不可也
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庶幾善始保終之道而無
愧焉我國家億老尊賢及越前代凡中外百司小
大之臣齒及七秩者皆許計年而去即禮大夫七十
而致仕遵古制也乃成化癸巳秋八月刑部尚書陸
公疏于朝曰臣以寒微進自進士自主事刑曹以歷
今官四十餘年展采之勤三禋祭榆之景已迫乞賜
懸車旋于故里國家莫大之恩微臣莫大之幸既入
上特憫之俾吏部議以示勅諭之意公請之益力遂
得如志朝自公孤以下罔不謂其去而嘆其高曰陸

公可謂始終進退而無愧矣公以寬仁之德標異之
才博通之學歷事四聖老成緣達爲法家龜筮休聲
偉烈布揚中外厥今未滿七秩拳拳于歸傳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公其有焉昔唐白居易以刑部尚書
致仕而歸香山與耆舊結九老之會天下後世圖之
詠之傳誦于今赫赫石前日事矧四明山水之勝與
詩書之入獻之士甲于六越公歸其間揮金結社盛集
耆老倒壺釀于林泉之下歌既醉于桑梓之間衣冠
儼雅風節凜然鄉後進之士其亦有聞風而感慕者
乎安知不圖而誄之曰此吾明之居易也又安知國

史不書之曰此其始終進退而無愧者也於乎盛哉
少司寇董公惜其別設祖帳于都門之外諸大夫皆
張大以詩而俾予序諸首

贈太守劉時勉序

或問某曰仁者愛民乎曰然又問曰民亦愛之乎曰
然然必上有以仁之斯下有以愛之上下相愛守之
事畢矣成化丙申五月戶部員外劉君時勉出守于
青某青產也知青之深者何爲而不爲時勉告夫青
統州邑十有四壤地千里人民衆多鱗集瓦列弗計
其數自庚寅歲以後數載亢暘水陸之草木俱盡餓

殍之民在在而是歲或一稔又復重斂民之膏脂亦
盡故青之民豈但手足麻痺不仁之人也肢體羸
氣息奄奄不能自持所可恃者脉未憊耳苟不得良
醫而藥之輔其氣血調其飲食時其寒温何能自全
于世哉肆執政者知其然秉於衆人之中而得時勉
時勉其亦知所自勉乎不越前所云三者而已一言
以蔽三者不越仁而已矣是故以十四州邑爲一家
貧富壯弱斟酌而賦役之不傷其心不損其力非輔
其氣血之謂乎百姓之居處服用婚姻喪葬悉從儉
約道之務本勿忘前日之窘非調其飲食之謂乎可

與與之撫綏保合而遂其天非則其寒
温之謂乎天醫而能施此三者之仁於父疾之天醫
之良者也守而能施此三者之仁于父困之民守之
良者也父疾之人一旦而獲全鮮不以醫爲更生之
父母笑又困之民一旦而獲安鮮不以守爲親生之
父母笑上仁之下愛之而前代召父杜母之稱顧豈
誣邪至若漢之守入爲水衡都尉唐之守入爲少府
正常格耳某不以是事爲時勉慶也某交時勉幾二
十年知其仁恕才識足以辨此故頻行不以頌而以
規

壽未齋錢先生序

海虞錢先生作未齋于昆湖之濱時偃息其中好讀
書六籍百子手之不釋孳孳焉務尋繹其指歸或曰
先生可矣曰未也吾未得其肯綮也好諫詩若景象
若遊樂凡觸於目而感於心者輒形於詩苦吟至忘
寢食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吾未得驚人句也好作
字一點一畫必適必勁積年積摹古帖池水盡黑或
曰先生可矣曰未也吾未升義獻之堂也好圍棋守
邊戒防危運策機心殆盡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
未有不為世之著也好延賓鄉郡拜以方才士大夫

至必倒屣出迓酒肴肥潔談笑無虛日或曰先生可
矣曰未也吾未盡禮賢之誠也好濟貧年歲不登三
族之人告飢寒或婚喪不舉施與無少恡色或曰
先生可矣曰未也吾未盡仁民之心也好教子子質
如玉能書而文可以拾青紫建事業也而尚立階下
訓之不已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彼未能儕古賢人
也好攝生寡言笑勤動履雖燕居無惰容黃庭道德
之妙體之不失毫髮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吾平生
特欲全此也爰築壽莊于形勝之壤逍遙來往晚更
未齋為歸菴先生如此者七十春秋矣明年三月之

望乃其初度之辰子繡衣馳馬過予徵言寓歸以備
壽觴予詢知所以不覺嘆曰賢哉父孝哉子父乃先
言未齋其號也子乃承德御其職也江南冠冕文
獻大家莫踰於爾錢氏云

江山一覽詩序

凡有形者有可相也無形者無可相也萬物莫不有
形最大且遠者莫江山若山之高者常衡秦華嵩陰
陽地脉迤邐衆山而不斷者非一江之大者自豫章
而下入於彭蠡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東陵會于淮
爲中江自嶓冢導流過三澨大別爲北江而衆水之

聯屬者亦非一山迴水抱之處謂之吉壤蓋必原其
脉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
風以散之然後能乘地中之生氣以養死者之骨俾
常溫煖而不速朽死者安則生者安矣此理之自然
也今夫人率惑于是曰某可公也某可侯也某可將
也某可相也某可賤也某可貧也某可大也某可求
也倡是說以愚斯世而重賂豈可信哉懷慶楊君
興業是術有年矣天下之佳山勝水足跡殆徧其青
囊小卷九竅龍經靡不究其蘊奧眼力之高有非儕
輩所及雖三五十里之遙望而知其爲吉一時達官

貴人咸要致之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白公兩喪皆君所擇則其名之播於人人有所自矣竒藏一卷題曰江山一覽諸名公皆有詩詠間徵予言冠諸端予非知地理者何言嘗觀宓義俯察地里周公卜遷卜澗謂無地理之術不可也謂可公侯將相貧賤夭壽於人亦不可也君其知有形之形者至於無形之形又豈有目者可能相也哉

馬先生文集序

君子所以有譽於今後者亦曰言之是託言之精者為文文豈易言哉弗遭其時弗文也弗養其氣弗文

也弗克其學弗文也粵自造書契以來世有升降而文與之俱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三代唐虞如老者不可作以少勢不得然也况文以氣為主所養者正則英華之發見者亦正苟失所養不易則艱不隱則怪不晦則誕不俚則誇其弊至於不可言者乃若好學之君子者出遭世隆平養氣正大通貫乎群經蒐獵乎百子漫淫乎諸史蘊於其心發於其言沛然為一代之文其所以有譽於今後者職斯而已齊魯之墟東有大海西有岱山士生于茲若聖若賢若君子昭然可數百年以前不可尚已百

年已後燕前三者而一之若臨胸馬先生性如其人焉先生生于海岱之間上無師傅獨能奮志于學日取群經百子諸史矻矻然窮之不釋且氣稟淳正無間識不識皆稱曰君子為文肖其為人無所謂艱易怪隱晦誕誇俚之習積益深而發亦宏不數載間大魁天下方時為宣廟紹統之初詔禮部科舉歲取百人南士什六北士什四合南北士試之先生獨占魁焉此蓋隆平之時文明之化人材之出駸駸唐虞三代不春秋戰國不漢不唐也嗣是長吏局長翰苑登內閣晉位少宗伯案牘密潤色

道與修宣廟實錄五倫君鑒諸書蔚然館閣鴻儒平居為詩賦為記序為志說為雜著用字著語皆有程度典雅新邃一歸於正惜乎中道謝世稿之散落人間不獲覩其全焉吾藩大叅邢公某按巡臨胸即其家索其稿僅得是乃屬青州太守劉時勉校讎錄梓以廣其傳噫先生之文雖未全其所遇之時所養之氣所學之富皆可即此而遡知也彼千江之波其水同源千枝之秀其木同本即一波一葉亦可以求水木之本原然則先生之文豈不可即此而逆其全邪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人欲景

範先生者宜有徵於斯

贈王太保序

今夫人皆曰世昌儒而文固也儒而武其難矣乎劉子曰不然所見者小所言者固小也夫所謂儒者豈直可文可武邪可大也可小也可遠也可近也可重也可輕也舉斯世皆可運於掌上是故天下古今之書無不讀三才精微之蘊無不通萬物榮悴之理無不燭歷代興衰之故無不究安危常變之情無不歷華夷離合之由無不貫其中所存自有大過人者昔楊子謂魯用儒而削何也君子曰魯不用儒也姬公

用周四海皇皇孔子用魯齊人章章不用儒也如用儒則無敵於天下安得削夫前所云儒者此儒也非今夫人所謂記誦辭章之儒也天地位萬物育執天之德以牖帝明以登三五大用儒之效也小而一官一職不足稱也以四海為一家以華夷為一視照以深仁裁以正義遠用儒之效也近而一藩一郡不足治也以托孤為己任以扶傾為吾分雖秦岳不為重河海不為深重用儒之效也輕而一技一藝不足為也儒之用千轉萬變不窮如此顧遇不遇之間爾世昌於六籍百氏之書無所不讀於小道亦必求其故

於辭章不假雕琢而自工事至物來若有先見凡三才萬物興衰常變離合之故亦歷歷于胸中初錄進士監察西臺時三法司刑名甚劇咸經其手既而巡臨一道所過凜然無鎮瘳魚魯有九郡邑官吏畏威小民懷惠為都憲提兵大同延安綏德各邊號西北長城與強胡對敵大戰以百小戰以千擒斬名王酋長暨首虜動千百計嘗自云百苦備嘗九死不悔於戲太保尚書之陟玉帶蟒服之賜蓋宜也非倖也粵我皇朝宅天下百許年儒而文武者纔靖遠伯王公一人而已王公督師南徼掃蕩蠻烟武矣視摧陷

強胡之武何如也名登甲第職列司馬文矣視不假雕琢之文何如也劉子交世昌有年矣不獨知世昌可文可武其於遠近大小輕重之任亦無弗可者靖遠之後宜相繼而伯而侯俾天下後世稱之曰此大明一代人物也其增光儒道也又孰云弗宜昔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名一也而復有彼此之殊世昌擇哉勿使劉子有愧詞也

贈嵩梅坡詩序

峩眉之間有隱君子焉生平性特愛梅手植數百株于山之坡當夫冰雪凌厲之後陽和乍舒之時千葩

萬萬奪玉欺瓊踈影在地暗香襲人隱君乃宴坐其
間左鑪薰右圖史上窺姬孔下刺諸子擷其芳腴咀
其英華以及天文地理醫卜老釋曆教等書靡不涉
獵用是里後進媚學之徒皆往而質疑問奇州大夫
及使客東西過者皆禮於其所因而訪政取決異人
高士皆聞風而來相與談長生久視之訣茗一杯琴
一曲黃庭教章而已此外如管絃之音弗好也采色
之華弗好也輪奐之居弗好也珠玉之珍弗好也簪
組之貴弗好也盡天下之物不足動吾之中識者曰
隱君其太古之清者歟何其拔俗出塵之若是隱君

一日見山巔白雲孤飛泣數行下曰吾親何在吾不
能爲一日養不能人矣恨茲無及又一日見賓鳩南
征裴回久之喟然曰吾弟何在吾手足之情薄矣遂
呼僮趣裝自蜀達滇貴道荆楚入吳越歷徐淮苑冀
而抵京師與弟連牀語舊者十餘載坐相依行相隨
食馬而必偕服馬而必同伯埴仲虺嬉嬉怡然
藹然天倫之樂聞之者莫不嘖嘖稱羨夫隱君於耳
目口體居處利祿諸凡弗好者今皆於京師勝地以
次躬歷之既久且厭焉乃曰吾昆弟友于之情足矣
盍歸吾梅坡之清境以全吾夫與之本清而不汨於

市署庶幾天地間全人矣乎哉哉之秋西風其涼晨
出崇文門外朝自太都尚書學士而下皆不能留肆
各賦詩贈之而推其為序隱君字循禮梅坡其別號
也今大子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太學士循吉先
生之兄云

贈何威州序

天順癸未春貴溪何君自太學生出守威州威州三
面臨江據高礪山之險俗樵民羌民性勁悍吐蕃部
落徃返此寔要衝今之諸生筮仕而得茲土率懾且
惡焉劉子聞而釋之曰天之生斯民也地雖有夷夏

險易之殊其性同其支體顏面固同豈以邊徼之民
四耳目而二心也邪苟持無不可施之具而化無不
可化之人夫孰能梗焉惟所患者待之不誠耳我以
誠感則彼以誠應誠可以達天地可以格鬼神可以
穿金石豈有最爾首民生人之生性人之性而不可
動邪乃因其理可見者作原民以畀之曰皇矣上帝
降衷于民生有異域行則同倫心焉而愛民之仁也
事焉而宜民之義也行焉而讓民之禮也迪焉而哲
民之知也陽春姁姁民之利也頌聲繹繹民之樂也
遇敵必果民之剛也遇尊必下民之柔也如水之無

澤者民之清也如水之入垢者民之濁也如玉無瑕者民之純也如玉有疵者民之駁也天下之理無一而不具于民天下之民無一而不叶于治夫自極近以放于極遠皆民也自極品以底于極賤皆民也自極聖以至于極愚皆民也普天率土均名其民均有其理胡爲乎不可化哉今其地而告之曰若等懋敬爾性庶不忝爾所生或戕爾性斯有厥刑誨言以先之鞭朴以侑之德禮以一之良民以待之則民如草偃於風有不靡然者邪苟以爲惡地爲苗民而待之不以其道則民豈有不爲惡者邪原民之心而無不

善無不可入於善顧典牧者克綏何如耳有本其疾而思之思而行之要始終而一於誠將見教化勃興於西川矣昔文翁之興學校文彥博之教禮讓張詠之化賊盜趙抃之携琴鶴至今蜀人尚能道諸君子之賢今時豈異於昔邪斯民豈異於古邪有本最哉變夷俗而華夏脫革卉而衣冠化強梗而和順自一州而一方而天下不能不以有本茲行望之也

說

揚氏五子字說

以某靜觀萬物消長之理一自然之勢也天地物也

物固物也人亦物也而不能不有之始不能不歸於終今夫天其時為春為夏為秋為冬其氣為暑為寒為明為晦其運為泰為否今天地其疑為山固有時而崩也其流為水亦有時而竭也其生物為草為木為禽為獸亦有時而生死榮悴也今夫人其次息為明為闇其行為善為惡其事為吉為凶其身為少為壯為老自始至終自彼至此循環無端合而言之萬物一消長之理分而言之各物各具一消長之理斯理也惟聖人安之而不疑在衆人則惟知其利弗究其理故有不然者焉今關西少司徒楊先生深明易理

而見之於行比謂某曰楊姓易從木物之類也古人命名為本於姓而字又生於名今吾有五子名曰時暢字知休次時敷字知微次時達字知止次時舒字知收次時新字知舊吾嘗名矣賓嘗字之矣未有伸其文者伸其文者敢以托子某念辱交先生幾二十載五子自孩提之日無不相識端重英爽皆偉器也其可以不文辭按暢之言茂也休之言息也暢茂既極其勢漸息焉故字時暢曰知休敷之言布也微之言衰也凡物生既敷布矣敷布既盛其勢乃微衰焉故字時敷曰知微止者已也言物生條達而不已必

至於虛花故以知止而字時達收者斂也言物生既已開舒而不斂必至於無實故以知收而字時舒若夫時新而字曰知舊何也新者舊之對凡物有新必有舊而舊必原於新子見世之物有長新而不舊者乎時新而字曰知舊意蓋欲知其理而弗昧也嗟乎某知之矣物之有形者有長必有消故消長於一歲者草木也消長於數歲者禽獸也消長於百歲者人也消長於十一萬九千六百歲之後者天地也始而長終而消蓋時也人顧不可知邪今夫爲五子者審物理而省躬顧名字以思義時乎安也當知其危時矣最之哉最之哉

朱氏三子字說

江陰朱君維吉以通政知事致其事將歸介今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講王君廷貴告于某曰維吉有子二人曰世寧世昌有孫三人曰昇曰旦曰景比嘗字其子矣而孫則未也維伯孫仲孫世寧出也季孫世昌出也三孫者今皆居家顧先生幸不以不肖爲我字之辭而祝之而最之于成按說文曰日光之謂昇

日初之謂旦日出之謂景均之爲日也夫天下之至
光明者無過乎日而天下之所恃以爲光明者亦無
過乎日日者陽德也是以古之君子體之于身不以
陰邪自累其灼理也一無不明於焉爲聖爲賢爲剛爲
高明未必無所自也祝爾昇曰人徒知日之光輝物莫
能過而不知畜至陽之精乃爾昇今明明其德昭昭
其行德輝攸著榮名隨之于以增輝曰大其先榮固
不忝爾所生矣嗟小子昇字爾景輝尚勗之哉其無
昧夫昭明祝爾旦曰人徒知日出之爲旦而不知平
旦之氣清明之氣也清明之氣正氣也雖日以之而

光知人乎人不能以無欲及乎晝而接於物客氣生
焉於是貴乎敬寅敬之謂也朝日曰寅寅亦在乎敬
旦今體之念念孳孳以敬爲主則夫聖學所以成始
成終者亦不外是而近者小者之足道乎嗟小子旦
字爾景寅尚勗之哉其無涉於怠忽祝爾景字爾景
宣爾能喻夫此義乎今天天地日月皆積氣也萬物
之所以荷其發生賴其照臨積氣之昭宣于外也人
何以異於是吾之體何異於天地之大吾之心何異
於日月之明故吾道昭宣將彌六合而無間最爾景
宣其勿務乎規規既祝已又告之曰昇也旦也景也

皆修于家而慎諸身者一旦歌鹿鳴而升於禮部各
進厥職將以罄捧日之誠或俾帝光天下或以寅畏
存心或宣上之德無弗可者又在乎顧名字以思義
如何耳廷貴曰子說是也遂書以貽之

蔣驥字說

驥不稱力稱德之訓具于魯論說者以千里馬謂之
驥驥以千里稱人始神奇之今聖人不曰能千里而
必曰德者直以德者天下古今第一義也物且然况
人乎維揚蔣侯宗器名其家子曰驥壽光劉子從而
字之曰尚德一遵聖人之訓而不敢違也今夫人之

生萬有不齊其好尚亦萬有不齊金珠玉帛富也人
之所尚也然朝而得慕而失者有矣君子之不尚也
三公九卿貴也人之所尚也然進而虎退而鼠者有
矣君子之不尚也富貴皆君子之所不尚而其所尚
亦必曰德者得於己之理也理莫大乎仁惻隱于心
仁也慈愛於衆仁也入孝出弟仁也切問近思仁也
會萬善於一原仁也包四海於一視仁也推而至草
木蕃蕪仁之發生也山川峙逝仁之融結也天地覆
載仁之周流也尚仁至此則其德其盛矣乎理莫大
乎義羞惡於心義也裁制乎命義也泛應而各得其

當義也曲酬而各適其權義也推而至於勢利如浮
雲義之重也浩氣塞窮壤義之充也布令賔四夷義
之達也尚義至此則其德其大矣乎仁義之德盛大
如此尚德其尚乎德而視世之規規于富且貴蓋不
足觀也已故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貴我以吾
義求乎已而不求乎人也况乃祖乃父世篤忠貞功
垂邊徼誓山河琢金石洪伐之勒照耀天下古今而
富貴則褚囊中者所望於子孫者在德以承之庶乎
永休聞于無窮而不墮乎前烈然則尚德其抱仁而
處服義而行尚乎德而不已哉抑斯言也非劉子之

言也聖人之訓也君子之道也宗器命名之本意也
大司馬余公數以驥字之說見速爰書于縑以示儆
跋

跋王羲之真跡後

唐去晉未遠也太宗購右軍墨跡于天下已云艱得
矧後寥寥千載耶此縑凡四十一字前後有前代人
私印及米南宮真賞之言似矣似矣諦觀所以尚伺
後之博洽君子辨焉

跋講章後

某侍講于秘殿者三十年事今上手春宮自天順初

迄今每日講會講未嘗不與尚書拜四書皆通講大學衍義貞觀政要亦過半凡有關於聖躬有切於臣民及一切大經大法必中宵而起默禱于天誓竭愚誠以感動聖心知無不言言亦無後忌避乃若桀紂始皇梁武亂亡之世亦必備陳大哉吾皇其仁如天之量略不以示譴今悠悠老將至矣回視舊作積案盈箱徒紛紜耳著令經筵御史給事中侍於殿門內之東西廷步以名御史數預其事親見某於上前陳說間不御索觀爰以六章奉獻噫太陽出於暘谷入于虞淵輝光所燭萬里同晷而或不及覆盆之謂與

書彭氏叅洪所藏盧溪先生十簡後

某觀宋元逮我朝諸公論盧溪王氏與其婿彭暘仕父子十柬皆一時通音問之言字畫似不經意而處夷險厲後人逆覩利害信乎中有定見其所評獎也悉矣某何言哉昔呂太史謂感山詩卷敗褚瘴墨奕奕頓有生氣某於盧溪此卷亦云至若叅洪能因此卷之翰墨而味其語意因語意而究其所以造語意者以裕諸已其所得不既多乎

跋荆門知州徐士亨鮮于墨跡

或謂困學面帶河朔偉氣酒酣作字奇態橫發今觀所作良是也但未知酒酣與否其謂蚤年曾作吏不免間有俗氣謬矣若然得文敏公推重之至不敢與齒其自序惡札汗几案不可以示人前輩君子藝愈妙而心愈下如此哉士亨能寶此其趨向可知矣

跋崆峒問道圖

世說廣成子黃帝時降空同山石室之中帝遣而問道不答退築室居三月再往見之乃告以至道反覆百餘言授陰符經一卷帝既得道乘龍上昇及考史

記帝年百十一歲崩葬橋山夫既云上昇又云葬橋山何也嗟夫今之人棄吾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而尚彼之所謂邪道忽吾明白簡易之言而信彼之秘說何其惑之甚也安得孟軻復生為吾闢斯說于千載之上

題

題方孔目所藏趙文敏父子兄弟書

觀松雪公此書隨意揮洒而自臻其妙蓋平日功深力到然也前輩評者已衆乎無容喙但以當時有得片紙隻字者亦皆以為榮况數百載之後哉又况并

得一家父子兄弟之墨跡哉寶之寶之

題賜扇後

成化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上命太監常芳即文淵閣賜臣某象骨銀鈹扇一金箱銀花合香鼓墜一盛以絳帛匣御筆親題其上曰戶部尚書劉先生臣某頓首拜受訖捧觀再四不勝感荷 天地之恩內扇面繪徵聘伊尹圖復有 上於漢宮春詞 天章煥爛雲漢昭回 皇上誠一代文明之主三帝三主何異哉顧臣草木雖少年曾慮得君之所志而今老居一品之貴不能措伊尹一言于行素飡之誥亦

能道矣因識年月併此意于下方

題高岡遺稿

文章之作不貴于豔麗而雅淡之為貴不難于彫鏤而自然之為難知言者其有素論矣廣平太守秦君民悅持其祖別駕公子儀所作曰高岡遺稿一帙乞予為題之稿載洪熙輔政策二十有五條永樂太平歌一首暨諸詩文凡若干予讀之句句言言根據事理不假彫鏤率出自然如朴士端人衣冠言動淳有古風而浮靡之氣少不作嗚呼其可尚也夫若夫綴文之士噴發翰墨風雨爭飛視公之作或未有不以

爲簡易者然不知華太過則實不及文陋而有形西
施之影何益故曰文章之作不貴乎豔麗而雅淡之
爲貴公之文其所謂雅淡者與公平生所作甚多而
所僅存者此耳而其孫太守公秘藏之若拱璧然嗚
呼公之有後也如此夫公諱鳳號高岡子儀其字登
洪武庚辰進士第知興山縣滿九載簡留禮科署應
天府事尋陞秋官郎中以言調今官此又公之出處
因及之

